皇明嘉隆疏抄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高時等謹
題為跋扈權奸稔惡怙終抗違強辯懇乞
聖明早賜褫奪重權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事近該巡
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
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
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
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
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實回話續該
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緝事
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賞嚇騙
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遵　勅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
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臣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
巨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
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之罪不容誅矣茲者
僅蒙
皇上漸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以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
昧所能窺測顧爲之勛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愆猶難追於

放殛之誅矣夫何耶勛負文過遂奸執迷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次摭拾妄辯中間情實忿戾一則曰臣實不甘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已盡識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綮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私店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

懸掛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
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之慾可
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
已盡雖至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
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嚴庄屋一所田連阡
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
監之業也東城溝沿衚衕大宅一所中間古銅
玩好之器未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
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
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帝彩太監之業也城南以

里庄輪與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寧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監溫顯物故家貲玩好值銀十萬勛則用強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寃抑無伸藝将各官一應護　勑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拆毀改造庄舍孰敢攔阻盖由郭勛威力㬥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惧不但犬羊之畏豨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粮船隻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使黨惡光視槩將銀貨挨借運粮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負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折卸變價是誠何心哉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久月深殆將無所
底止矣民之蟊蠹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專一舞文弄法擬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有
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
豪官校人役陳錄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鄧經
劉宣柴鐸郭愼黃曙李魁陳益趙勳王叢林邵
賓申鑑司昇王瑚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
馬奎張鑾莫非雞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牙
爪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濡裴應龍袁元
積戴保光周璐王三孫淮來福邵宗夔李茂日
逐走透廠衛消息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
且又鼓剁官軍極其狠毒與言至此真可流涕

每年山東河南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票取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隊下千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各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巳資也却將班軍行粮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綑打耻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明縱孫聽陳球用強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㑹官軍班滿回衛輙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恩也柰何郭勛私室計月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投充眼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田籍者有之脩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米一升皆隷陳祿孫聰置有私簿挨次分派含冤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勛始蓋勛者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委任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

乘方機緘匠測踪跡可疑者非一事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法度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全身家勛爲閥閱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庄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爲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粮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庄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粮之期令人隨處糴買多方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爲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置勛先年令漕運參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炉六十面發藍方炉四十面又嘗造金銀山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爲何用然其

僭擬玩法危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
私度亦禁例也勛則奮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
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潜住躲嶺邊郡
販鹽販茶販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之法度森嚴不知是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兇
殘根於天性恭惟 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牛之牙將以預
防其觸也積豕之牿將以預制其長也臣等伏
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驕悖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
勛之媒孽情狀自愍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切謂小人爲
　惡亦恐人知人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
　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
　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冰
　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
　溶惠安伯張鑭均一
朝廷勳戚罪犯輕重比勛爲次今皆置之明法而
　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
　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輕犯也夫勛之過
　惡深重無以加矣且惡之羽翼尚多聲勢[illegible]
　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illegible]

尤爲不便中間疑忌機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干奸惡人犯拿送鎮

撫司同前謝詔張浴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

護徇私從公具本奏　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

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之上不意交結逆因包藏禍心代管家店跡此一端槩可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張延齡謀為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復為之便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問了来說科道正係耳目所寄這等事情通無一言都當追究且姑記這遭時能與忠言加俸一級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潤身等謹
題爲乞究不職武臣早振 威德以綏遐荒事昨
見撫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題爲地
方盜息民安事內開嘉靖二十年正月起至本年
十二月終止各處報到賊情共九十七起已獲
賊人二百四十五人未獲二萬一千八百四十
名盜賊充斥莫此爲甚庶民罹害不言可知是
惡得謂之盜息惡得謂之民安乎然此猶其小
者耳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先該巡按廣東御史
吳麟題稱陽春西山等處賊首趙林花等一千
餘徒吶喊攻打擁進高州府內劫去庫銀八千

四百七十兩銅錢六萬二千七百餘文幷雜貨寶石及胖襖褲鞋等件刼去茂名縣監囚九名刼掠官衙吏廨內外城關軍民二百四十餘家被傷官軍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燒毀房屋四十餘間財畜等物難計其數隨該兵部查參失事人員節奉 聖旨這各官且不提都着照前旨住了俸戴罪殺賊林[illegible]仇鸞也住了俸督同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宜照奏內事理務將前賊擒剿盡絕以靖地方從此仰見

皇上天覔地容正各官勉圖後效用贖前愆之時也柰何推避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餐僨事鎮巡

且然他尚何說哉故未幾而黎文貴等起於欝林越城刼庫拒捕傷人御史徐錦之疏可徵也未幾而許折桂等肆於海洋官軍被戮凌轢逼省御史吳麟之疏又可徵也然黎文貴等之悪比之趙林花等有間而論法俱所不容許折桂等之兇比之趙林花等過之而原情或在可憫向使鎮巡得人恩威素著應剿者擣其穴不失時而縱恣應撫者為之所不先時而隱忍則一張一弛動中機宜法立而軍威遠振令行而盜賊屏息矣詎有嘯聚竊發以至月異而歲不同者哉所據前項失事地方各該鎮巡兵官俱経

該部參論已奉 明旨處治外似無待於臣等之贅言者切惟事論大體當委任以責成弊袪太甚必更化而善治今兩廣之寇漸以滋蔓兩廣之兵類多怠緩若復因循姑息後必救藥不勝矣選將練兵固今日之急務也參照鎮守兩廣總兵官仇鸞叨承倖位模稜踵厥祖之風奔競權門納賄竊征蠻之柄少不經事胷中未有甲兵私以殘公嶺外奚堪保障三年滋而莫展一籌豈能决勝千里群盜起而流徙兩省未必學敵萬人即其策勵不前益知負託已甚備倭官江寶職本專於司兵才乃疎於禦患任海寇

之縱橫初不動擊揖澄清之念恐官軍之陷覆
罔不輸同舟共濟之誠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
歷任有年禦戎無策或搖撞伏草時聞有盜或
亦于弄兵歲無虛月地方之變已極干城之將
奚賴分守參將 縉偷安弛備失事罪無所逃
奏病乞歸避難情尤可惡以上四臣均統兵權
而任大責重仇鑾尤為之綱均曠厥職而玩寇
殃民仇鑾尤為之首然兩廣之時勢頗殊而一
以得人為本尚非出衆之才必不能樹安攘之
績也如蒙
聖皇軫念遐荒小民仁當徧覆兵戎大事機貴先圖

乞將仇鸞等早賜罷黜仍

勅下兵部詳議其事慎選其人必其盡剿兇殘大彰

鑒戒而又宣布

朝廷之威德無遠弗屆中明中外之教化無思不

服則庶乎奸謀閉而不興亂賊懼而不作也懇

准 採納地方幸甚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署道事試御史臣謝瑜等謹

題為乞燭姦貪驕恣武臣以廣　聖德以全

聖治事臣等近接得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

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

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奠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覽

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

靖恭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

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

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

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

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言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爲見有何利弊其添
設鎮守乃其至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關內臣重
賄鑽求勅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后肆出雲
民以供奉於已爲之惑採
陛下却乃誘譖諸臣以鉗衆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以此一事與勅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
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
艱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
奸邪之人所以蠱惑　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飭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飭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
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
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飭之倡
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飭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
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
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

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乃謂嘉靖
年来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
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汛掃之
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臣官之親而大
臣群臣皆疎也臣官鎮守利於臣官勛欲屏之
科道巡視不利於臣官勛欲去之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勛何切切於宦官也前代有以宦官爲腹心耳目者陛下視之爲何如而勛欲以此望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勛之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爲國忠於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寵位極太師班列三公之上此武臣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謂善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

群小揔握樞機忌人干預何爲者哉使其具有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邊塵累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邁往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爲逡巡退縮罔無一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爲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摧折如雷震不昵近習不悅佞倖如

陛下而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劾奏莫不驚懼憤嫉籲控無地臣等待罪言責敢鉗結以

自固乎其他怙 寵作威輕世罔利又不能盡
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賜區處天下幸甚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
言專借事攻激勳臣本當拿究且不究治該衙
門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糾劾事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劾奏

武定侯郭勛屬託犯人張寅事情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續據武定侯郭勛奏辯奉

聖旨張寅事情着撫按官從公審問歸結郭勛既從

實認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切聞

命下即欲論以為郭勛受財囑事徇私撓法事既敗

露又不輸服假捏事端驕橫尤甚無人臣之節

漸不可長既具本一隨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

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橫者查得張寅即李午

係延安謀叛賊首李鉞親姪習白蓮教[illegible]術惑

民僭稱王號糾合徒衆攻破洛川縣城逃刼掠
庫獄焚燒縣治賊殺延安潼關等衛指揮千戶
及洛川知縣等官擄掠居民財物頭畜以萬萬
計又妖徒邵進祿等假授為官規取宜川鄜州
雍州等州縣幸被官軍撲滅賊身逃去續該兵
部題奉
欽依將該道守巡守備兵備各該軍衛有司掌印捕
盜等官住俸挨拿後李千改名張寅潛[illegible]山[illegible]
徐溝縣地方買置庄田被居民薛良告[illegible]
在官則張寅者罪大惡極人神共怒王法所[illegible]
誅而不赦者也節為

陛下股肱大臣明知張寅係謀叛首惡自宜應時覺
發爲 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爲逋逃罪人
之主至捉獲到官又多方救解欺 君負
國莫此爲甚勛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是謂勛利其
厚賂所爲之邪則是貪黷無厭在
國有常憲在勛爲常事耳謂非利其賂直平素與
之交游而張寅者其家世則逆賊也其所爲則
圖爲不軌謀危 社稷也勛果何利而與之游
邪勛爲五府大臣掌握戎樞乃與逆賊交通此
其意何爲者邪參照武定侯郭勛狡獪宅心險
賊成性往往差防軍出關擅挐職官嚇詐銀兩

被都御史孟春都察院糾劾又假採石脩理等項科斂軍士財物禁約燒酒遣邏卒搜索酒家挾詐人財被給事中葛嵩糾劾他如布錢寧之意則詈辱謫官御史周賢幾至於死受李隆之囑則 大廷對衆涕泣爲其稱冤及司禮監三法司會問李隆累以逆誅且飭近又貪圖虎賁衛所官地便好隣近房屋買囑本衛指揮劉勲王璇等具本捏奏窄狹不堪居住隨買已故學士唐皋孫[illegible]管壞爛房屋抵換夫朝廷設立衛所拱衛 京師何敢貪圖騙奪非懷不軌之心豈敢如此昔竇憲奪公主田圖

卒以逆誅勳貴敢謀奪　朝廷衛所其惡豈止憲
比夫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深意就使損壞但
當脩理假使功臣第宅有與府部廠衛相近規
圖更換者
陛下亦將許之乎臣知其決不可也且唐臬住房僧
止二百三十兩而衛所地址寬敞堂宇高大奚
翅拾倍勳乃上下囑託朦朧欺蔽其惡復何所
不至邪夫易稱履霜堅氷言馴致有漸也況罪
狀昭著如勳者若不加罪何以為人臣欺罔不
忠者戒
陛下何惜一勳不以正　國法哉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心郭勛革去管事重加罪譴其張寅事仍行山西撫按衙門差官押解陝西撫按衙門審係情真照依先題事例明正典刑如果干礙郭勛一併參究其令拆虎賁左衛速為改正該部受囑朦朧欺蔽及指揮劉勳王琥千戶唐相等及兵馬等官畏勢通同罔顧　國法俱屬有罪乞　勑該部從實回話其指揮劉勳等及兵馬等官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罪如此則政刑不惑而人臣欺罔不忠者亦知所儆矣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王爗等謹

題為新任輔臣素著奸惡恐終負

聖眷乞　賜罷黜簡賢良以圖　盛治事臣等每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彰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

未嘗不三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惓朝夕真天下臣

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天地日月也夫何

臣職不脩上負　聖主關輔理之故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為承眷　命者懷憤懣焉前歲

之去如亞斯脱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太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
貪婪無耻汚同駔儈娼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
恪而内即慆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横數邪百狀
屡經論劾復加鄙惡是雲焰方熾又從而煽之
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惟嵩姦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復加要
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然賛畫樞機
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

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腥民生日艱夷狄日
横求賢更化正今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
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
激 殊眷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
昔大臣勳業之建皆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
嵩自筮仕以来其汙辱之行街談巷議譁然以
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望之不孚
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内外臣工多陷溺
於利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
人以為之標則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嵩一

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然貪者皆将憑附
焉而天下之事僨矣惡源不塞末流愈濫是則
塞源之計正當於嵩謹之夫嵩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
共工驩兜得以象恭而雜進此街巷之議蒭蕘
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命甫加任事伊始而
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與其言之
於蠧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於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款也臣
等之論嵩亦既屢矣而猶譊譊不已似不

執贖之罪但輔臣政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
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懇
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況洗潔乃心脩舉乃職綸
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取容臣
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
不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精一無
二矢心對越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於天下之公議而採納之將
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之業使微
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等之幸

也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
而黜罰之則身僇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
其無負焉嘗負臣等之分也披瀝悃誠冒干
天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朕簡在既久眷任方深前已有旨留用
了這本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諫阻
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
囑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死有所不顧而日夜儆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
于胡虜也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
臣大學士嚴嵩盜權切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

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聲占
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
于嵩者去年冬日有赤色占云天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于賊嵩之身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孫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言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　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
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
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驛

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下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　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是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之所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盖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别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巳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巳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恵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将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巳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
人臣以巳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
之德不敢彰巳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
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巳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刋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一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如此乎

此擬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恐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晁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守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與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别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嵩廝部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竊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
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
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龍斷之
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欵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
布之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
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王汝桂爲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

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
級七顆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
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
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孚十九號堂稿
可查夫效忠嚴鵠皆為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
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
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毆
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
府印信黃汝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徇既作倣效成風蔣應魁等令子冒[illegible]

討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魁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為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賄通兵部鸞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嵩嘗自嘆以為引

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著知

皇上有疑逆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其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

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
嵩宜力主剿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
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回去以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自具揭帖
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
眾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
故安心不辨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

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
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自私也刑部
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
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
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
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嘉
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赫吏部將汝進

罷斥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以勝數耶夫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拕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於文武官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萬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萬
不得不剝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
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萬不得不濫取於百姓
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民為甚一人專
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
欲食萬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萬殘害之苦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人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
天下之亂治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風俗復古反嵩爲輔臣
諂諛以欺乎　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
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
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
爲固滞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狷介者以爲矯
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
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
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顧若不知者何哉盖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嵩乃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必託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言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喜笑欬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逢
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繳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彌縫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官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則令子世蕃將衛廠官籠絡强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肆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是誰之女便可知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嵩既[illegible]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illegible]科

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選科
道嵩必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
使知其罪而不得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
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
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
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甘為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屬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
通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
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illegible]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
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
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
之巧足以肆其謗惧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
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
為嵩積威所刧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纜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忍
于嵩之顯惡顧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葢不過
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
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
況遹未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乖異之心志如爾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
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
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悉家業衰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
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激
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嵩鸞已斃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
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之

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夫何見胡虜前既

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illegible]

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當凡[illegible]

震如或再寇用問設伏决一死戰雖虜俺荅之
頭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内賊既去外賊既
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
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内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辜
皇上再生之恩不得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嘉靖二十　年　　日奉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内引

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
生打着究問明白来說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臣董傳策謹
奏爲數貪輔臣主持邊帥欺　君誤
國黷貨鉅萬大負　聖恩懇乞
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虜寇邊
　財用詘之屢廑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
　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
　極陳元輔奸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
　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姦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轄臣尚爲優
容令自悛改而嵩恬不知警省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
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
諸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
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拔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營胥撫

請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使轉饋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為之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賄賂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

縱將官求推善地動輙掊尅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寀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為心腹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恣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部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致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嵩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人私囊遂至旨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

在民間其在不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有富於帑藏者此其蠹
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令去而嵩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
鉅萬盡寄與嵩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鎮壓亡游而嵩擅收入巳畧無顧忌遣令
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游州
縣私役民夫八及支給供費敢護私人類如此其
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
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問江西動起關文騷

擾驛遞勢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擾驛遞之罪五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吏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清班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問得計田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患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

嵩父子之姦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目擊子姦憲平生讀忠孝書蓋

熟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闋

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

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姦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

禍自委有 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

利害冒昧上 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

哉儻蒙 俯賜採納乞

勑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爲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
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
用邊防漸可備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疏賤發
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董傳策這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
問來說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張翀謹

奏為懇乞　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地

以靖虜患事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等於天地每懷忠孝欵報明時耿耿於中

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甚急

錢糧空虗至極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

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

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既不

敢言夫畏威愛死而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其如　君父之前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
疏瀝血懇陳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顯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
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
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
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況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又況恣行貪
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
所以急餉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於

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為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茍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皇上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廼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以其名陞托名脩邊者實非脩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實非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追覆没全軍得以膺子戕殺

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
安得不橫防衛安得不弛耶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謂錢
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邊者取之戶
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
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我自
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
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
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饋嵩
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illegible]

賫餽絡繹曰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

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家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

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

安得不竭四方不得不窮也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

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

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經紀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籍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鳥攖肉鼠如蛆嘬穢肉或在內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于　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貞忠為
國愛民憂時也臣切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粮人才盡之矣今
皆為嵩所壞如此
陛下雖愛民之深求治之切矣蓋其雖然不但已也
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
其才足以倡惑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
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
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既
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
之士安得不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讀宋
史至仁宗之朝夏竦任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
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諫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
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
歡夫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
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
彿其萬一如襄者亟斥罷奸臣道文等當時百
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
斂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
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
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

諭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乞
敕下九卿科道等官僉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甚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
士不戰而氣自倍有司縣府不令而攻自清邊
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
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身萬里
抱病日久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少流
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念古人忠
君愛國死而有益於
社稷即捐生為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不勝悚惧恐惶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翀這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
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乙

察姦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臣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悞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

不忻躍者舜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怒而天下舉

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政之臣

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棄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

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

不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
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上相識之
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唯知為國
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
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
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
人以致蠹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
唯有贖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市
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標揭帖擬出[illegible]
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illegible]以[illegible]

稍辭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嵩
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
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
濫引伊親萬寀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
彼此爲姦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
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
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until田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

床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賂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賂費子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愈劾去紹儒特畀世將、

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
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安不及數月賊報方
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鎣乞
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欺　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既送監讀書
爲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即
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
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

誤
陛下也吳嘉會脩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録而驟陞三級連廕三子乎
人言嘉會將脩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
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方鈍面折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盖其所鑽所結非世蕃
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
以誤
陛下也夫為朝廷彌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蔭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而復樂於任難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　恩今日陞官明日廕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剋而又酧

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
窮由於上官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謀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
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
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田家充斥道
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寀方祥前行
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千萬之號其在世蕃
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門提証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illegible]

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

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厮原

非真忠為主本懷讒怨朕躬事

玄怠政先說一二遠臣次及於首輔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挾恨朝廷

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拏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

究主使之人來說不許支護

刑部江西司署郎中臣徐學詩謹

題為奸貪輔臣欺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　賜罷斥以清治本事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厪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

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

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

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

已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急脩內治脩內之要貴先端正本原
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甘應卽響今照
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蠧國莫測貪
黷無止以內動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
賂塡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以
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
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盖不
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illegible]
實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illegible]

艤樓櫓壓舡更番迭運擅役夫皂胥支闗領沿河驛遞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爲不久不爲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甚一日釀成膚患其由來漸矣而嵩且泄泄焉自爲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嵩往歲叅論序班龔桔等跡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錦不敢收受門可羅雀等語嵩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爾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況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徃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

漫清問且其饕餮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希韓奉

旨拏問嵩子太常寺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倍尅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兵蓄銳為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倍尅運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先免世番即邀為己力而預索顧
布陳世良等一千二百兩　王府科吏至瑣猥
也舊吏未滿之日世番即許為註撥而得受盛
尭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
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擢臨勢托
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怨痛心流毒
滿目故不得以悉數而亦不敢以瀆
聞綱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即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
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爵賄遺

請托之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
知足柰何於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
倚賴之官而復以賄囑李鳳鳴郭琮爲之不知
嵩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求嵩之私宅
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
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潛自出直所住私
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出去非嵩眷屬即世蕃
衆多之妾媵今河路接舡一十二號滿載南還
彼亦自知其非各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
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克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紓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驚洶即顧其家為重賄
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巳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
之心何心也臣授職至今無接士大夫論嵩父
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
抵牾誠以内外結成而世蕃狡鷙擅執文政諸
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后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
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

詞便給足以飾非强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趋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今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而往往託事假令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俱時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寧瘍心疾首敢怨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糸論如臣言不謬將
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綱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
叢脞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
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
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筭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
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而已况今四
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責武臣之死大臣不正而欲責小吏之廉必不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賺了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孫寔踰分觸權與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儻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嘉靖四十　年　月　日奏

聖旨這厮乘間上言復報私情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来說

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王宗茂謹

奏為糾劾誤　國輔臣深負

皇恩不堪重任懇乞

聖断速　賜罷黜以快　朝野以圖安攘事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服從矣頃年

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套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

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
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
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
狼當道此特狐貍之間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
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寮
相道得而邦國乂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illegible]
乃四方之極宗社[illegible]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illegible]

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舜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强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相敵國豈敢侮我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慱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
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
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掌　朝綱凡有奉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
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沾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蔕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督爲長城以
彌縫爲壽獻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illegible]

之所戒以為行餞賕通萬國究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諸臣半為門下之人使中外嚬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叚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鎮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許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其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余耳此蔄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郎中員外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

免宗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勤惰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踈密是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彈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盖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發藍金銀溺器狼藉卓下此皆雲南之物而遠

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亦堅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積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

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畫謀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所畜家人五百餘名俱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從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綑打需索

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
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
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盖懼狠僕鄉里之擾害
也此嵩誤國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盖不極王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産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
四方之待嵩有甚於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

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謡云韃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謡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孽貫盈負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

於

陛下而但假手于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

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迫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尚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萬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為編脩以迄於今聚類食惡凡為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以言省以責後效者臣且

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則其未敗露者又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孫因埶其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然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纔有張蘇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兹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
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
殆無寧歲乎蓋天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
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
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錫糧或支之
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
其弱軍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令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浮其廬之入不
之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及于雞豚嗟怨之聲徹

於嵩者以公家之財私取有常矣而私民之苞

苴反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

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於民

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大

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知亦不能不惕然而憫矣臣惟迺者各處地

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

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乃

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盖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孰若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

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既爲立仗之馬不爲　廷挺之鬼則爲邀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買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辇廁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飡之罪既不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賍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
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以身
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
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實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逖之臣末乎之言所能離也然
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爱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則為僭啟妄
價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
蘖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
其凡幾也臣既為機上之肉其后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恇順指
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
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
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

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我臣犬馬之
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逮　賜顯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選司為衡
鑑之公衡不公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筭鑑不空
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
家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
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覿明受不辭遂使中
外嗟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囊金之府閭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萬之奸欺貪而案又以
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須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并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去身之遠人聞之凛然
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
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朝
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
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

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誠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

錦衣衛經歷司經歷臣沈鍊謹
奏為懇乞　早正奸臣誤　國之罪以決征虜大
策事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和而歸邇又揚言
入貢陰懷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
壯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
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

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
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
豪咨諏方畧以爲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
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阻之人有欲
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
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
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
進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

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而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弊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今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

受　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害賢嫉能中傷善類一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啟怨天下罪之七也日夜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皆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滿載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舒　君父之憂罪之十也　故今虜寇之來皆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然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聚訟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納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夫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

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汙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夔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為艾也猶未有阻止伐以為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之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不出伐能保虜寇之不來

侵乎但整兵列陣候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其心曰事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勵爭先效死而虜不足滅矣邇者

颷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厮作縣壞事被調今見考察在逃自知不免

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内閣吏部計取直言

而去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胡汝霖謹

題為懇乞杜大臣奏辨以存

國體以勵士風事臣竊見禮部尚嚴嵩近為河南

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迹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臣讀其疏竊為嵩恥之臣惟

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

待罪乞

恩求懇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嵩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

如是也故當其時　朝多恬退之士人厲廉恥

之節風俗惇厚世隆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

恩禮遇大臣以廉恥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

而亦有懷徒隸無恥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

列輒為具奏辯誣欲以明其心迹此皆鄙夫細

人飾辭文過名為辭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斥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迹

既明是自謂不負任使迹是猶可以冒顯秩享

重祿也而曰乞

明罷黜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近此風既久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
所以崇禮讓勵廉恥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獨照至斷至明群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
如物在鑑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嵩為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諜諜自辯然後其心迹
明哉況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何若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
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

譯字舍生賄賂公行貪濫無節始則問口以邀
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
此其跡甚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
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衆者强顔飾
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遇大臣以禮如此臣愚竊謂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
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惕勵憂勤任賢圖任不意朝有奏辯之風士之廉
恥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
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嘉靖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著省已不許強辯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周冕謹

奏為懇乞　聖斷究正輔臣冒濫軍功以肅

朝綱以清選法事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為

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

此臣濫厠武選職方武職功次稽查冊籍聞見

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

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

事而責之其該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三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圖報無由願咨送兩廣總兵衙門聽用以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三十八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願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爲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嚴鵠爲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不勝驚駭意以嵩爲朝廷輔臣受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玷廕天高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旣又聞士民傳言道路諠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要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爲家謀而不知爲

國謀蔽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進言今
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葛合當任部查明奏請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
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
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係為奸正欲
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聽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
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
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日嚴效忠果有[illegible][illegible]何不

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日效忠曾
考會武舉未第何本部並無本省起送公文今
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日效忠果係䴉
之親兄世番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
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日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
勇如日效忠斬獲首級七顆何軍門將士未見
有斬獲之多者上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遍
收七級之功如日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
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
何以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

京師如日效忠到京僉稱畢發近日疾故何以嚴
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而揑添病故之說
如日效思試鎮撫之官當替況奏捷之功止終
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日效忠功次當併見行
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
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
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爲嚴鵠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
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爲之地

誰謂其無盖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
權奸濟成於世蕃之詭譎者也夫嵩之惡已無
所不至况又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
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
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遲盖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臣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肱股腹心未嘗有一毫疑二
于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揺動故欺上罔下之事
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於外今乃自知事出慮

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遅致贓蹤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
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
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
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
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
惟咨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敢冒濫於其前是

以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
后
陛下方追論之内外人心少知驚畏今嵩之冒濫若
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于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公天下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不可得
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
以免嵩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
來襲替所本於此今日自甘為嵩之奴隷則得
罪于天地

祖宗得罪於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

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守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辯以

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寛正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於無功

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精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

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內奉

聖旨這事已着該部查這厮不候處分肆行報復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来說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鄒應龍謹

題為貪横廕臣欺

君蠧國懇乞

聖明亟賜黜罰以隆　聖治事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䘏其私而廕及其子若孫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荅萬一也而況有貪横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以為之切齒痛心者乎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敢

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

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二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美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

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摘其尤者一二以

瀆

天聽夫爵賞君

朝廷之大典也臣下烏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

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

銀若干至千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群衆相
競則價倍蓰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
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
主事凡貲格相應者悉覬而謀之如群兒爭啖
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
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本以富家
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
為之遞送見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賂之數有符
昔之富豪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譁
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

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令陞河間府知
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
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
姓名而公誦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
有舉人潘鴻業等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揭
金八百乃托稱貸在京買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
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覓除此官于府宰
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
遂露于同僚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絀也鴻念京師稱貸利于其上[illegible]
所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以[illegible]

而誰敢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爾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饋遺遂為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盖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贓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八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楊

州儀真等處用强奪買人田産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剥取民則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驕淫貪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年母喪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天何一聞

成命遂若不自勝盖彼自知所為不道唯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

酬倥傯也致肆然家居明示鉏阻客啨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愉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以嚴必其不可得矣然縱子鴟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箠生民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肉以奉彼之欲以償己之費而后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聖旨斥貪黜荷蒙

皇上聖明所　者凡數百人而世蕃賣官爲罪首又
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
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動搖掣肘言之自取禍階
故人不敢及之爾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
蒙聖恩擢以言官尚可愛惜一死而緘默苟
容以負
皇上以負祖宗乎條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開請託之門行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很
似豺狼項治元一主事也乃以受金一萬三千則
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豈但鴻業一知州也必

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
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狎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
曰鶴山先生是僮僕之賊亦爾尊榮一歲而生
日禮節序禮部各官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
果儀問安儀代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遠運珍奇
貨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
房園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
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
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
惟貪不忠不孝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

亦願臠其肉以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
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
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悖
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尚兩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
喪為奇貨一味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逞跡
衣官為近臣而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

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

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衷　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

嚴嵩等或姑念旗未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

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

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

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

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

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
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嚴嵩小心忠慎祗順
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
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
思朕優眷着致仕還着馳驛給祿米一百石資
用這疏奏有名各犯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
打着究問來說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褒吏
禮二部擬官來看各衙門知道